

南
華
經
解

南華經解 外篇

句曲宣 顏茂公著

新建吳坤修刊
鍾祥胡志章校

至樂

樂之一字學道人與世俗所同尙也孔子曰樂在其中矣孟子曰樂莫大焉豈不尙矣乎但俗所爲樂者形骸之享受學道人所爲樂者性情之恬愉名曰同而實大悖焉夫以形骸之享受爲樂是拘身之桎梏也腐腸之毒藥也伐性之斧斤也勞攘圖之果未足爲樂也若性情之恬愉則無爲逍遙不言樂而至樂存焉吾獨怪吾以勞攘爲困者俗亦以無爲爲苦也此無他皆有生一念爲之累也愛生則欲奉其生奉其生則欲使吾之生優於凡謀生者之生是以不勞攘圖之而

不得已也。莊生妻死，以下三段將生死關看破。顏淵一段，命與形不可損益，則生死關亦不得不看破也。末段將生死說得一氣轉換，方生方死，方死方生，竟未嘗有生死也。如此則有生一念，可盡淨矣。生且不有，尙何一切享受之足云？莊生蓋欲急醒迷途，予之至樂歟。俗樂之傷生，說耳後半篇打破。故言至樂活身，無爲幾存，蓋對生死更不道著活身二字矣。

天下有至樂無有哉？反喚言有也。有可以活身者，無有哉？活身止就至樂卸出。今奚爲奚據奚避奚處奚就奚去奚樂奚惡？言至樂活身之理俱有，但不知人之

趣舍何如耳。

虛提至樂以待下文分別

夫天下之所尊者，富貴壽善也。以此能招所樂故尊之。所樂者，身安厚味美服好色音聲也。所下者，貧賤天惡也。以此能招所苦故下之。所苦者，身

不得安逸口不得厚味形不得美服目不得好色耳不得音聲
若不得者則大憂以懼其爲去聲形也亦愚哉

俗情如此不過爲形骸計耳下一愚字斷之

夫富者苦身疾作

也勤

多積財而不得盡用其爲

去聲

形也亦外矣

夫貴者夜以繼日思慮善否

爲固位計也

其爲

去聲

形也亦疏矣人之

生也與憂俱生

妙語

壽者惛惛久憂

句

不死

愈久則憂

何之其苦

也其爲

去聲

形也亦遠矣烈士爲天下見善矣

其善

未足以活身

殉名受禍

吾未知善之誠善邪誠不善邪若以爲善矣不足活身

難

以爲不善矣足以活人

救人

故曰忠諫不聽蹲循勿爭身也

言諫君而君不聽當

故夫子胥爭之

與君

以殘其形

身受

不爭

名亦不成

意在以爭成

誠有善無有哉

言不足爲善

此

條獨多文法參差

極言天下尊此四者之誤外字疏字遠字未足以活身字皆

申明上文斷其愚字之故也。○尊此四者原爲圖樂故所樂

五樣更不消申說

今俗之所爲與其所樂吾又未知樂之果樂邪果不樂邪吾觀

夫俗之所樂舉羣趨者誣然

誣音阮專確貌

如將不得已而皆曰樂

者吾未之樂亦未之不樂也果有樂無有哉

俗之所樂無可樂也

將俗之所樂蕩漾一番揭過去。○未之樂未之不樂言並不

足經意也

吾以無爲則誠樂矣又俗之所大苦也故曰至樂無樂至譽無

譽

上句主下句陪同是成語故並引之

天下是非果未可定也

吾以爲樂者雖然

無爲可以定是非

畢竟無爲的

至樂活身唯無爲幾存俗樂皆傷生之

具至樂則活身之道無爲幾存則請嘗試言之天無爲以之清

無爲之爲至樂信矣下又言其故地無爲以之甯故兩無爲相合

天萬物皆化芒乎芴乎

芒音荒芴音惚

猶荒也

而無從出乎芴乎芒乎而無有象乎

言無爲之化不可測識

萬物職

職多貌

皆從無爲殖故曰天地無爲也而無不爲也人也孰能得

無爲哉

人能無爲則同乎天地矣其理豈非不朽乎無爲幾存亦言與常之理然耳

轉入無爲方是至樂○無爲直與天地同體幾存之云猶婉

言之耳須知莊子說至樂無爲是天地不朽之真理活身幾

存乃對世俗之傷生者言故下此字面耳不是說以此長生

也看下文純是打破生死便知

莊子妻死惠子弔之莊子則方箕踞

鼓盆

叩瓦缶而歌

惠子

曰與人居

句長育也

子

句老

身死

句不哭

亦足矣又鼓盆而

歌不亦甚乎莊子曰不然其始死也我獨何能無樂

心也

然察其始而本無生非徒無生也而本無形非徒無形也而本

無氣雜乎芒芴之間變而有氣氣變而有形形變而有生今又

變而之死是相與爲春夏秋冬四時行也人且偃然

仰寢於巨

室

管天而我噉噉然

吳聲

豈獨與之肯以爲不遇乎命故止

也

一息之呼吸一日之理也一日之晝夜一歲之理也一歲之

屈伸一生之理也一生之生死一元之理也約之則片刻全

具展之則亙古無窮莊子四時之說猶舉中以易曉耳

支離叔與滑

音

介叔

支離忘形滑介忘心

觀於冥伯

死者

之丘

蓋葬墓

崑崙之墟黃帝之所休

黃帝所息處

俄而柳

楊柳也

生其左

肘其意蹶蹶然

不安

惡之支離叔曰子惡之乎滑介叔曰亡予

何惡生者假借也

四大

假之而生生者塵垢也

暫

死生爲晝

夜且吾與子觀化

觀冥丘

而化及我我又何惡焉

生者塵垢也此語形容假借深入妙諦本無塵垢風氣所蕩

諸方微滓滙爲朕兆與四大假合偶爾爲生真精切無一義也

莊子之楚見空髑髏

音獨樓頭骨也

髡然

音音空枯貌

有形撒

音敵旁擊也

以馬

捶因而問之曰夫子貪生失理而爲此乎將子有亡國之事斧

鉞之誅而爲此乎將子有不善之行去聲愧遺父母妻子之醜而

爲此乎將子有凍餒之患而爲此乎將子之春秋故及此乎上四

句不得其死者此一句命盡而死者世上人大半多是不得其死故詰之獨詳也讀此可爲大哭於是語卒援

髑髏枕而卧夜半髑髏見夢曰子之談者似辯士諸猶凡子所

言皆生人之累也死則無此矣子欲聞死之說乎莊子曰然髑

髏曰死無君於上無臣於下亦無四時之事縱連貌從然以天地

爲春秋雖南面王樂不能過也莊子不信曰吾將使司命復生

子形爲子骨肉肌膚反于父母妻子閭里知識子欲之乎髑髏

深瞋

同蹙類皆愁貌

曰吾安能棄南面王樂而復爲人間之勞乎

死者之況生者言之不似也記之詞體妙矣生死等耳但不
言死之樂不足以明生之憂雖然以生者之營營言之則死
者無爲誠樂矣。三段皆看破生死

顏淵東之齊孔子有憂色子貢下席而問曰小子敢問回索之

齊夫子有憂色何邪孔子曰善哉女汝問昔者管子有言丘甚

善之曰褚

縞衣

小者不可以懷大

縵索也

短者不可以汲深夫若是

者以爲命有所成而形有所適也夫不可損益吾恐回與齊侯

言黃帝堯舜之道而重以燧人神農之言彼將內求於己而不

得不得則惑人

疑惑人

惑則死

將加人

且汝獨不聞邪昔者海

鳥止於魯郊魯侯御

送

而觴之於廟奏九韶以爲樂具太牢以

爲膳鳥乃眩視憂悲不敢食一鬴不敢飲一杯三日而死此以

己養養鳥也非以鳥養養鳥也夫以鳥養養鳥者宜栖之深林

遊之壇陸浮之江湖食之鰕鰕音游同條隨行列而止委蛇而處彼

唯人言之惡聞奚以夫說說爲乎咸池九韶之樂張之洞庭之

野鳥聞之而飛獸聞之而走魚聞之而下入八卒粹聞之相與

還旋而觀之魚處水而生人處水而死彼必相與異句其好惡

故異也故猶本也故先聖不一其能不同其事知其異名止於實不

浮言義設於適義陳於是是之謂條達無不通而福持受福

命與形不可損益則天下事孰可容吾損益者九韶太牢之

養鳥豈獨強聒時主者似之今世之以養形爲樂者何嘗知

性分之恬愉哉是皆養鳥之類也。前三段看破生死又著

此段乃知不是故作達觀實理之不得不然耳取意全不在

遊說人主上

列子行食於道從

猶道

見百歲髑髏捷

攀蓬而指之曰

唯予與

女

汝知言唯我與

而

未嘗死未嘗生也

若

果養乎

養心憂

詩日中心養養是也言爾

果以死爲憂乎

解此

予果歎乎

我果以生

種有幾

抑知變

凡有幾耶言其無窮也下文約畧指之

得水則爲

豔

得水土之際則爲

鼃蟻

也

之衣生於陵屯則爲

陵烏

得鬱棲

則爲烏足

名草

烏足之

根爲蟻蟮其葉爲

蝴蝶

也

忽解

化而爲蟲生於

竈下其

狀若脫

無皮

其名爲

鵲

擗千日爲

鳥其名爲

乾餘骨

骨之沫爲斯彌斯

彌爲食

醢

頤輅生於食

醢

忽用

九歎

頤輅生九歎九

贅芮生乎腐

蠹

音權黃輅生腐

蠹

脫羊奚比也合乎不

筍

同筍

久竹生青

甯青甯生

程程生馬

生人人又反入於

機

萬物皆出於機

皆入於機

地

又括二句○大

吹浮游水上塵塵相牽如絲如縷其名爲

機

蓋水苔欲生河中

先有此狀在其水土相交之際水得土氣凝爲體質則爲蛙蟻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之衣卽水鳥也。土於水爲水鳥。詩所云采其賁是也。龜與蚌依其下以爲衣焉。生於陵屯則爲陵鳥。卽詩所云芣苢一物而有水陸之異也。陵鳥而得鬱棲化爲鳥足。鳥足亦草名。其根化爲蟛蜞而菜化。蚶蜆蚶蜆亦名。有又化而爲蟲也。蓋草化爲蟲賀多蟻弱。又生田夫野竈之下者。得人之氣無皮無殼。其狀如剝脫。名爲鵲鵲鵲。鵲鵲伏土干日化而爲鳥。名乾餘骨。乾餘骨吐沫化爲斯彌斯彌。化爲食醢蟻蟻也。喜酸而聚食。夫醢故名之食醢。生醢醢醢。生九畝九畝生黃靛黃靛生腐蠅腐蠅生齋莠。遞遞相生。皆蟲類也。羊奚比乎不筭久竹。生青甯爲一句。羊奚草名。根如蕪菁。其根連合於久不生筍之竹。則生青甯。青甯竹根蟲也。循本言萬載有老人曾見一蟲長五寸。後尙有寸許。是竹根未變得非所謂青甯者乎。程豹之別名。筆談言延州人至今呼虎豹爲程青甯。生程程生馬馬生人。世間自有此種怪異事。不可以耳目所限而斷之一云。青甯形似刺蜎。俗云敗竹爲蟲。則生程爲豹之說。似乎難信。

人以爲生死者在造化只是一氣之轉換耳畧舉數端其遞相變化如此則生死一化機之出入凡人貪生乃至生種種愛惡種種營求者不懼造化笑人乎故知無爲則順乎生死體乎造化其樂優矣

南華經解卷十八終

南華經解

外篇

句曲宣穎茂公著

新建吳坤修刊
鍾祥胡志章校

達生

從來無不朽之官骸而有不朽之神理官骸之必朽者既有形矣則必有毀此數之所制者然也神理之不朽者本無質焉斯無得而毀此數之所不得而制者也自有人以至於今從未有不腐之人仙家亦言尸解則形之不足存明矣若神明之昭垂則聖哲雖往其靈鑒猶如一日焉所謂薪盡火傳是也蓋神者人人具足不知養之則生而昏死而散知養之則生而湛然自得死而與化爲體此莊子惓惓欲養生者之必養神也○前三段大意已明後凡十二段橫側引喻或明

養神之妙或明養形之非末段借子扁慶子寄慨以至言告淺人未有不驚且惑者蓋深懼此篇知希歎一孫休便歎盡

古今萬萬人也

此篇與內篇養生主參看

達生之情

實理

者不務生之所無以爲

爲無益之養者生之所無以爲也

達命之

情者不務知之所無奈何

數之不可強者知之所無奈何也明待盡無計暫留故曰知之所無奈何也

也何

提四句先將達者爲迷戀人作一明照。以生在軀殼而務養之以命可延久而務強之愈迷愈戀愈迷不知軀殼猶寄寓耳人有真宰之生而軀殼非所以生也天有不已之命而軀殼不能制命也唯達者爲能知務

養形必先之物

欲以物養形也

物有餘而形不養者有之矣

究竟物不足以養形

也

有生必先無離形

謂形能存生也

形不離而生亡者有之矣

究竟形不足以

也存生

生之來不能卻其去不能止悲夫世之人以爲養形足以

何足爲哉

存生而養形果不足以存生則世奚足爲哉

形不足以存生則世之備物養形者

爲哉

上段言達者必能知務此段言世人皆不知務。欲養形以

存生此生之所無以爲也形不離而生亡此知之所無奈何

也深悲其奚足爲要人急思一出豁之路

雖不足爲而不可不爲者

既在世中習俗難廢其爲不免矣夫欲免爲去

形者莫如棄世

此大勇人新根一著棄世則無累無累則正平

則與彼更生

與造化同其更生則幾矣近道事奚足棄而生奚

足遺

棄世則是棄事遺生也反棄事則形不勞遺生則精不虧

此所以須棄

夫形全精復與天爲一合造化天地者萬物之父

母也合則成體

二氣合則散則成始散於此者爲形精不虧是

謂能移

與天地同其合散卽上文之更生也所以與天爲一也

精而又精反以相天

養精之至

化育賴其參贊

提醒世人第一著是棄世棄世之妙作三層洗出無累正平與彼更生是一層恐未明無累正平與彼更生之故又推出形不勞精不虧與天爲一是一層恐未明形全精復與天爲一之故又推出形精不虧是謂能移是一層○與彼更生也與天爲一也是謂能移也究竟只是層句耳特措語入微故疊疊洗發○道在古今惟其刻刻推遷所以真常不毀得道者便是這一層運用身無不化而神與天遊也故與彼更生正是與天爲一與天爲一正是能移三層只是一意特反覆發明不朽之事不在塊然之形耳○此段精意都盡

既駁世人養形

之非此中又帶言形全者深明世人備物都是億困之事并形亦不能養耳

子列子問關尹

尹名喜

曰至人潛行不窒

謂行地中無礙

蹈火不熱行

乎萬物之上而不慄

慄戰懼

請問何以至此

關尹曰

是純氣之守也

純氣者先天之精

塵滓不容者也

非知巧果敢之列

知巧果敢則意居

坐予語

汝凡有貌象聲色者皆物也

有迹相見用事之輩

物與物何以相違

既亦爲

能違

夫奚足以至乎先

先者未始有物之際

是色而已

此終爲迹相而已

於物

夫奚足以至乎先

先者未始有物之際

是色而已

此終爲迹相而已

務則

物之造乎不形而止乎無所化

此所謂

夫得是而窮之者

言究心

於此

物焉得而止焉

所以不窒不熱不慄

彼將處乎不淫之

度

守中

而藏乎無端之紀

動靜無測

遊乎萬物之所終始

化機壹其

性

養其氣合其德

與天合

以通乎物之所造

守氣工夫如此

是者

其天守全其神無卻

同

物奚自入焉

神全效

車雖疾而不死骨節與人同而犯害與人異其神全也乘亦不知也墜亦不知也死生驚懼不入乎其胸中

事其

是故

選

音誤

而不憎

音折也。犯害與。

彼得全於酒而猶若是而況得全於

天乎

以神言。聖人藏於天。

故莫之能傷也。復讎者不折鑠

干雖有

以神言。聖人藏於天。

故莫之能傷也。復讎者不折鑠

平均

人人皆無心。如鏡。

故無攻戰之亂。無殺戮之刑者。由此道

也

由此無心。不傷。

不開人之天。不敢入心之實。知巧而開天之天

但由自然

之門。

不開天者。德生。物莫開人者。賊生。物入。不厭其天

依常

之守是也。

不開天者。德生。物莫開人者。賊生。物入。不厭其天

天德

不忽於人。

民幾乎以其真。而反真。全

引此言養神之妙也。神全則遊行虛際。物莫能傷。豈恃此塊

然之形少延喘息。便爲養生乎。神載于氣。而汨神者。亦卽

氣也。所以開口便說純氣之守。最得肯綮。知巧果敢。乃與純

氣相反者。一是滯於形下之迹。所以止同一物。一是遊於形

上之源。所以物不得止。兩項人分別了。然彼將以下從純守

工夫落神全由神全落物不能入又用醉者一喻觀明神全
物不能入之故復離一節見得所以不能守此純氣者止因
人慾用事汨雜此氣故致神傷而犯害種種矣開口用知巧
果敢一反正爲此故純氣之守止是無心自然所謂開天之
天也知巧果敢處處有心著迹所謂開人之天也其語意東
穿西透最爲融會

仲尼適楚出於林中見痾僂

音居樓曲脊也

者承蜩

持竿黏蜩

猶掇之也

如手

拾物

仲尼曰子巧乎有道邪曰我有道也五六月累丸二而不墜

累丸九竿首用手停審

則失者錙銖

其承蜩所差者

累三而

不墜

積二丸於竿首不落

則失者錙銖

其承蜩所差者

累三而

不墜

積二丸於竿首不落

則失者錙銖

其承蜩所差者

累三而

不墜

積二丸於竿首不落

則失者錙銖

其承蜩所差者

累三而

不墜

積二丸於竿首不落

則失者錙銖

其承蜩所差者

累三而

不墜

積二丸於竿首不落

則失者錙銖

其承蜩所差者

累三而

不墜

積二丸於竿首不落

則失者錙銖

其承蜩所差者

累三而

不墜

積二丸於竿首不落

則失者錙銖

其承蜩所差者

累三而

吾處身也若櫟株杓

櫟杗也株杓也

吾執臂也若槁木之枝

也處身若槁木之枝

吾執臂也若槁木之枝

也處身若槁木之枝

吾執臂也若槁木之枝

也處身若槁木之枝

吾執臂也若槁木之枝

也處身若槁木之枝

吾執臂也若槁木之枝

也處身若槁木之枝

吾執臂也若槁木之枝

也處身若槁木之枝

吾執臂也若槁木之枝

也處身若槁木之枝

吾執臂也若槁木之枝

也處身若槁木之枝

吾執臂也若槁木之枝

也處身若槁木之枝

執臂若槁木之枝

也處身若槁木之枝

雖天地之大萬物之多而唯蜩翼之知

志專如此

吾不反不

志專如此

吾不反不

志專如此

吾不反不

志專如此

吾不反不

志專如此

吾不反不

志專如此

吾不反不

志專如此

吾不反不

志專如此

吾不反不

志專如此

側不以萬物易蜩之翼

又覆明之

何爲而不得

此擲蜩之道也

孔子顧謂弟

子曰用志不分乃疑於神

孔子引成語

其病僕丈人之謂乎

神以氣爲載以志爲使引上段言守氣引此段言用志皆學

道人精詣也○用志不分乃疑於神疑字妙蓋用志不分也

止是存神之入路苟至於神則志字俱用不著矣上段言純

氣純字已是精細然也是入手工夫若到神化地位便連氣

字也用不著

本文疑字俗本作麗字東坡乃定爲疑字俗豈知有如此精詣乎

○承蜩而先

累丸教射而先視蝨學劍而先刺狄古人妙處俱不可言

顏淵問仲尼曰吾嘗濟乎觴深之淵

同淵也旋窩如津人操舟爲其處深險也

若神

便捷之極

吾問焉曰操舟可學邪曰可善游者數

没人則未嘗見舟而便操之也吾問焉

又問其故

而不吾告敢問何

謂也

不得於津人求夫子言之

仲尼曰善游者數能忘水也若乃夫没人之

未嘗見舟而便操之也彼視淵若陵不見有淵如陵陸然視舟之覆猶其

車卻也無沈溺之懼覆句卻句萬方猶陳乎前而不得入其舍心也

神明之舍惡往而不暇神定則隨以瓦注者巧以鈎注者憚以黃金

注者殯同其巧一也二與瓦注者同而有所矜矜持也則重外也

插喻最精凡外重者內拙總收一句

神定於內則外患不足以相撓然則養生者重內重外乎○

造語句句入微

田開之見周威公威公曰吾聞祝腎名學生學養吾子與祝

腎遊亦何聞焉田開之曰開之操拔讀作拂拂塵具也簞音歲以待門

庭謙言已不過打掃門庭之人亦何聞於夫子威公曰田子無讓寡人願聞

之開之曰聞之夫子曰善養生者若牧羊然視其後者而鞭之

學道之人各有所溺則有所後威公曰何謂也田開之曰魯有

單豹者巖居而水飲不與民共利行年七十而猶有嬰兒之色
不幸遇餓虎餓虎殺而食之有張毅者高門大縣薄懸簾薄以
也無不走也奔競營生與不與民共利者相反行年四十而有內熱之病以死
豹養其內而虎食其外毅養其外而病攻其內此二子者皆不
鞭其後者也

世人但知養形則養神其所後矣引此段爲之著鞭也○單
豹張毅只是借箇影子不然則張毅者何足云

仲尼曰無入而

爾

藏

恐過

無出而

爾

陽

恐過

柴立其中

柴立

柴立

柴立

柴立

柴立

柴立

柴立

柴立

柴立

柴立

也如槁木之無心而立乎動靜之中

三者

若得

其名

必極

可稱

夫畏塗者

險阻

險阻

險阻

險阻

險阻

險阻

險阻

險阻

險阻

險阻

險阻

殺一人則父子兄弟相戒也

相戒

必盛

卒徒

而後

敢出

焉不

亦

知

去聲

乎人

之所

取畏

者衽席

之上

飲食

之間

而不知

爲之

戒者

過也

先一層教人後一層戒人莊子引意重後一層蓋世之養形者全認衽席之上飲食之間爲快地也

祝宗人

祭祝之官

玄端以臨牢筴

音策豕也

說去聲

殽曰女

汝

笑惡死吾

將三月殽女

汝

十日戒三日齋

藉白茅加女

汝

肩尻平彫俎之

上彫俎也俎則女

汝

爲之乎爲聲殽謀曰不如食以糟糠而錯

之牢筴之中

自爲謀則苟生有軒冕之尊死得於豚楯之上

同

珠音策畫策

聚僕之中

聚僕曲薄也言被戮而尸諸

畫楯之上捲諸曲薄之中

則爲之爲

殽

謀則去之自爲謀則取之所異殽者何也

謀身何不同於

謀殽冷詰世人

養形者知其利不知其害然則昏於謀已不若明於謀殽者

眾矣

桓公田於澤管仲御見鬼焉公撫管仲之手曰仲父何見對曰

臣無所見公反談詒

音希臺失

爲病數日不出齊士有皇子告

魂魄也

桓公田於澤管仲御見鬼焉公撫管仲之手曰仲父何見對曰

臣無所見公反談詒

音希臺失

爲病數日不出齊士有皇子告

魂魄也

桓公田於澤管仲御見鬼焉公撫管仲之手曰仲父何見對曰

臣無所見公反談詒

音希臺失

爲病數日不出齊士有皇子告

敖者曰公則自傷

神搖故也

鬼惡

平聲

能傷公夫忿滴

鬱結也

之氣散而

不反則爲不足上而不下則使人善怒下而不上則使人善忘

不上不下中身當心則爲病

眞正和扁之論

桓公曰然則有鬼乎曰有

沉水汚

有履

鬼名

竈有髻

竈神

戶內之煩壤

掃除所積之糞

雷霆

鬼名

處之東

北方之下者倍阿

鬼名

鮭蜃

音蛙龍名

躍之西北方之下者則泐陽

名鬼處之水有罔象

水神

丘有峯

丘名

山有夔

山神

野有彷徨

野澤

有委

蛇公曰請問委蛇之狀何如

公所見者在澤故獨問委蛇也

皇子曰委蛇其大

如轂其長如轅紫衣而朱冠其爲物也惡聞雷車之聲則捧其

首而立見之者殆乎

猶幾平

霸桓公

駮

音軫大貌

然而笑曰此寡人

之所見者也於是正衣冠與之坐不終日而不知病之去也

神搖則病生神釋則病去神之係於人也如是使桓公知養

神鬼惡能侵之

紀消

音省

子爲王養鬬雞十日而問雞已乎

當從列子作雞可曰

未也方虛憍

相悍貌

而恃氣十日又問曰未也猶應響景

同影

○

影猶動心也

十日又問曰未也猶疾視而盛氣

餘悍未消

十日又問曰幾

矣雞

難他難雖有鳴者已

此難無變矣

不爲變動

望之似木雞矣

精神凝寂

其德

全矣異雞無敢應者反走矣

養鬬雞猶以神全爲至而況於人之養生乎

孔子觀於吕梁縣

懸

水三十仞流沫四十里

從極高陡下故流沫最遠

鼃鼃

魚鼃之所不能游也

水至急故

見一丈夫游之以爲有苦患而欲死

也使弟子並

音傍流

並微沿

而拯之數百步

弟子方水行數百步

而出

已自

也被髮行歌而游於塘下

鑿池注水曰塘又堤岸亦名塘此堤岸下也

孔子從而問

焉曰吾以子爲鬼察子則人也請問蹈水有道乎曰亡吾無道

吾始乎故長乎性成乎命與齊

同膳水兼入處似膳

俱入與汨

音滂水

偕

出從水之道而不爲私焉

順水出入而不以己之私與之

此吾所以蹈之也孔

子曰何謂始乎故長乎性成乎命曰吾生於陵而安於陵

陵處

故也

素習

長於水而安於水性也

生

不知吾所以然而然命也然

理之

從水之道而不爲私此神全之秘密義也養神者須知之

梓慶

梓人

削木爲鐻

同鐻

一云即

教之

鐻成見者驚猶鬼神

神妙

似鬼斧神工

魯侯見而問焉曰子何術以爲焉對曰臣工人何

術之有雖然有一焉臣將爲鐻未嘗敢以耗氣也

氣損則心動

心動則神不

專故不必齊

齊

以靜心齊三日而不敢懷慶賞爵祿

忘

齊七日

然

忘吾有四肢形骸也

忘

我當是時也無公朝

公家削之也

其巧專而外滑消

外而滑心

然後成見

現

然後成見

現

現

現

現

現

現

現

現

現

現

現

然後入山林觀天性

察木之

形軀具矣

木質宛然

然後成見

現

現

現

現

現

現

現

現

現

現

現

現

現

現

現

現

現

現

現

然後入山林觀天性

察木之

形軀具矣

木質宛然

然後成見

現

現

現

現

現

現

現

現

現

現

現

現

現

現

現

現

現

現

現

然後入山林觀天性

察木之

形軀具矣

木質宛然

然後成見

現

現

現

現

現

現

現

現

現

現

現

現

現

現

現

現

現

現

現

然後入山林觀天性

察木之

形軀具矣

木質宛然

然後成見

現

現

現

現

現

現

現

現

現

現

現

現

現

現

現

現

現

現

現

然後入山林觀天性

察木之

形軀具矣

木質宛然

然後成見

現

現

現

現

現

現

現

現

現

現

現

現

現

現

現

現

現

現

現

錄

恍乎一成

然後加手焉

乃取而

不然則已

否則甯

則以天合

天

純任自然

器之所以疑神者

其是與

用數然後字

搗

一

技也

猶以神過而後

妙養生可知

東

野稷以御見莊公

進退中繩也

左右旋中規也

莊公以爲文

弗過也

雖組織之

弗過也

文弗能過

使之鉤百而反

百過而後反

顏闔遇之入見

曰稷之馬將敗公密

也

不應少焉果敗而反公曰子何以知之

曰其馬力竭矣而猶求焉故曰敗

無心自然神之所以全也若夫心動則神疲矣今也營營無

已不至於神索不止則力竭而敗者豈獨在馬也哉顏闔論

馬固耗神者之金鏡歟

神猶馬也子祀

工倕旋而蓋規矩

蓋猶過也謂掩過之也但以手

指與物化而

不以心稽故其靈臺

舍神

一而不桎

神凝而無

忘足履之適也忘

腰帶之適也知忘是非心之適也不內變不外從事會之適也

內外俱忘境會之適始乎適而未嘗不適者忘適之適也

知適則其適哉矣忘適之適斯

矣化

神明至則迹相捐工倕之用指外不藉於規矩內不費於心思恂然獨運而境會自符斯其恰適豈復迹相之所能測哉明乎此則神明之妙不獨在工師之用矣

有孫休者踵門而說

怪問也

子扁

姓慶子字

曰休居鄉不見謂不

修臨難不見謂不勇然而田原不遇歲事君不遇世賓於鄉

里逐於州部則胡罪乎天哉休惡

平聲

遇此命也

子曰子獨不聞夫至人之自行邪忘其肝膽

體也

遺其耳目

聰也

然無知貌彷徨乎塵垢俗世之外逍遙乎無事之業是謂爲而不恃

不恃能

長而不宰

長物而不居功

今汝飾知

去聲

以驚愚

飾知以驚愚人之愚

修身

以明汙

修身以明人之汙

昭昭乎若揭日月而行也

過於炫露

汝得全而

爾

形軀具而

兩

九竅無中道夭於聾盲跛蹇而比於人數亦幸矣

言炫露如彼宜招禍患

又何暇乎天之怨哉子往矣孫子出扁子入坐有

間仰天而嘆弟子問曰先生何爲嘆乎扁子曰向者休來吾告

之以至人之德吾恐其驚而遂至於惑也弟子曰不然孫子之

所言是邪先生之所言非邪非固不能惑是孫子所言非邪先

生所言是邪彼固惑而來矣又奚罪焉

非先生惑之也何罪之有

扁子曰不

然昔者有鳥止於魯郊魯君說

悅

之爲具太牢以饗之奏九韶

以樂之鳥乃始憂悲眩視不敢飲食此之謂以己養養鳥也若

夫以鳥養養鳥者宜棲之深林浮之江湖食之以委蛇則平陸

而已矣

喻

今休歛啟

歛小竅也歛破開竅

寡聞之民也吾告以

至人之德譬之若載鷁

小鳥

以車馬樂鷁以鐘鼓也彼又惡能無

驚乎哉

鵲同鸛音晏
鵲鸛也小鳥

通篇以微言至論提醒世人至此恐鑿柄未必相入特借扁
子之歎孫休爲之加一警策。笑盡天下人都是歎啟寡聞

南華經解卷十九終

南華經解

外篇

句曲宣

穎茂公著

新建吳坤修刊
鍾祥胡志章校

山木

此篇教人以處世免患之道其意在任道德而說道德處純是一片清虛柳子厚曰與內篇人間世參看。逐段夾叙自爲章法

莊子行於山中見大木枝葉盛茂伐木者止其旁而不取也問其故曰無所用莊子曰此木以不材得終其天年夫子即莊子出於山舍於故人之家故人喜命豎子殺雁而烹之豎子請曰其一能鳴其一不能鳴請笑殺主人曰殺不能鳴者明日弟子問於莊子曰昨日山中之木以不材得終其天年今主人之雁

以不材死先生將何處莊子笑曰周將處夫材與不材之間

撥度之辭材與不材之間似之而非也而處世亦可謂近似然故未免

乎累若夫乘道德而浮游則不然又達一層言道德則更無譽

無訾不可得而美惡一龍一蛇不可得而凡聖與時俱化而無肯專爲一上一

下以和爲量浮游乎萬物之祖未始有物乎物而不物於物

可不自滯於物則胡可得而累邪此神農黃帝之法則也若夫萬物之

情人倫之傳習傳則不然合則離有合惡成則毀有成惡廉則

挫有廉惡尊則議有尊惡有爲則虧有爲惡賢則謀有賢惡不

肖則欺有不肖惡胡可得而必乎哉不能免於累也悲夫弟子

志之其唯道德之鄉乎二者較之乃知其勝

材則以有用致傷不材則以無用致傷若材若不材猶以兩

界而不免於傷唯道德則材不材之迹俱化超然萬物之上

累何自至邪嗚呼斯鄉也農黃以後其不再見矣乎

市南宜僚

居市南姓熊名宜僚楚人

見魯侯魯侯有憂色市南子曰君有憂

色何也魯侯曰吾學先王之道修先君之業吾敬鬼尊賢親而

行之無須臾離居然不免於患吾是以憂市南子曰君之除患

之術淺矣夫豐狐文豹

一接手喻棲於山林伏於巖穴靜也夜行晝

居戒也雖饑渴隱約猶且胥

也然且不免於網羅機辟之患是何罪之有哉其皮爲之災也

相疏也

於江湖之上而求食焉定

也然且不免於網羅機辟之患是何罪之有哉其皮爲之災也

今魯國獨非君之皮邪吾願君剝形去皮洒心去欲而遊於無

人之野

不有其國也有天

南越有邑焉名爲建德之國

寓言其

民愚而樸少私而寡欲知作

耕而不知藏

與而不求其報不

知義之所適不知禮之所將猖狂妄行乃蹈乎大方

從心所欲不踰矩也

其生可樂其死可葬吾願君去國捐俗與道相輔而行君曰彼

其道遠而險又有江山我無舟車奈何寓言道德高遠難至已又無進造之資也

南子曰君無形倨謂無自足無畱居所安以爲君車此即進造之資也君曰

彼其幽遠而無人吾誰與爲隣吾無糧我無食安得而至焉言

道德孤寂且清苦難至也市南子曰少君之費寡君之欲雖無糧而乃足何

於清君其涉於江而浮於海望之而不見其崖愈往而不知所

窮獨往深造如此送君者皆自崖而反人弗能相及也妙君自此遠矣何患於孤寂乎

故有人者累得有眾而有國則見有於人者憂見有於人而爲君則有憂民之憂

故堯非有人有天下非見有於人也忘帝力吾願去君之累有

人除君之憂於不見有而獨與道遊於大莫猶廣之國方舟而濟

於河又插喻有虛船來觸舟雖有偏同心之人不怒有一人在其

上則呼張歛之張開也歛斂也一呼而不聞再呼而不聞於是

三呼邪則必以惡聲隨之向也不怒而今也怒何向也虛而今

也實

以此故也然則人爲用妙矣

人能虛已以遊世其孰能害之

建德之國

大莫之國卽道德之鄉也其要訣止在虛己能虛

己則曰遊於彼國彼鄉矣

因莊子此文而睡鄉醉鄉諸作效顰相繼矣

○行文清

機飄渺恍如伯牙入海成連徑去一段神境使人塵心頓盡

北宮奢

衛大夫居北宮因以爲氏名奢爲衛靈公賦斂以爲鐘

事緣爲壇乎郭門之外

爲壇以祭因其所

三月而成

上下之縣言其

而斂之多鐘架有兩層故

王子慶忌

王族周大夫

見而問焉

曰子何

術之設奢曰一之間無敢設也

抱一耳不

奢聞之既雕既琢復

歸於朴

欲返末俗

侗乎其無識儻乎其怠疑

儻然無心

萃乎芒

乎其送往而迎來

處世務紆紛如草木之叢植而無迎送之知

來者勿禁往者勿止

從其彊梁隨其曲傳因其自窮

因其力所自盡不強所不堪故

朝夕賦斂而毫毛不挫

無損吾心

而況有大塗者乎

賦斂且然況處天下有大通之

塗者乎其願
應可知已

北宮奢所云卽虛己之道也一之間無敢設也是虛己精髓
語所謂大塗又豈在於一之間之外乎

孔子圍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太公任往弔之曰子幾死乎

曰然子惡死乎曰然任曰予嘗言不死之道謂不致犯患東

海有鳥焉其名曰意怠也燕其爲鳥也紛紛音分猖猖音猖遲貌而

似無能引援而飛迫脅而棲進不敢爲前退不敢爲後食不敢

先嘗必取其緒世所棄餘是故其行杭列不斥類雖而外人卒不得

害是以免於患燕以不露其能免患也直木先伐可用甘井先竭可飲子

其意者飾知智以驚愚修身以明汙昭昭乎若揭日月而行故

不免也不免於患昔吾聞之大成之人曰自伐者無功功成者隳名

成者虧孰能去功與名而還與眾人於眾道流而不名居有道

之名名書

德行而不名處

不處有德之名德舊說作得

純純

純一其心常常其行

乃比於狂

如猖狂之無知

削迹捐勢不爲功名是故無責於人人亦無

責焉至人不聞

不聞聲聞

子何喜哉

何喜於自見而招禍

孔子曰善哉辭其交

遊去其弟子逃於大澤衣裘褐

華不尙

食杼栗

不珍味

入獸不亂羣

入鳥不亂行

鳥之行列不亂

鳥獸不惡而況人乎

妙跌更何自

有死喪之患

凡人處世總是有見異於眾之心則眾來傷之夫見異於眾

之心不出功名兩端此兩念消釋則虛己之道其庶幾矣○

說到鳥獸相忘透過人道一層雖是快筆實亦至理也

孔子問子桑扈曰吾再逐於魯伐樹於宋削迹於衛窮於商周

圍於陳蔡之間吾犯此數患親交益疏徒友益散何與子桑扈

曰子獨不聞假

假人

人之亡

亡迷

與林回

即假人之亡者

棄千金之璧負赤

子而趨或曰爲其布也

錢貨也

與負之與

赤子之布寡矣

不如璧爲

其累與

爲有累而棄之與

赤子之累多矣

過於壁

棄千金之璧負赤子而

趨何也林回曰彼

璧

以利合此

赤子

以天屬也夫以利合者迫窮

禍患害相棄也以天屬者迫窮禍患害相收也夫相收之與相

棄亦遠矣且君子之交淡若水小人之交甘如醴君子淡以親

小人甘以絕彼無故以合者

言非天屬

則無故以離孔子曰敬聞命

矣徐行翔佯而歸絕學捐書弟子無挹於前

無可挹取於前

其愛益加

進

而真意愈覺相親動以天故也

異日桑扈又曰舜之將死其命

舊本訛作禹真冷二字

曰汝戒之哉形莫若緣情莫若率

皆言因其自然

緣則不離

則不勞

不勞於安排

不離不勞則不求文以待形

天然真率何求於禮文

以待形不

求文以待形固不待物

又何資於外物皆言止須動以天自無往而不得也

以天屬者形迹盡融而真性相感其與人本非強合豈得易

離此處世第一義也

莊子衣大布而補之正廢

音絮帶也

係履

以素穿履

而過魏王

惠王

魏王曰

何先生之憊

困病

邪莊子曰貧也非憊也士有道德不能行憊也

衣弊履穿貧也非憊也

此所謂非遭時也

非猶

王獨不見夫騰

猿乎其得桷梓豫章也攬蔓其枝

攬枝而盤結之如蔓然

而王獨不見夫騰

雖羿逢蒙不能睥睨也及其得柘棘枳枸之間也

皆木之有刺者危行

側視振動悼慄此筋骨非有加急而不柔也

非有加以束急處

勢不便未足以逞其能也今處昏上亂相之間而欲無憊奚可

得邪此比干之見剖心徵也夫

如欲不安於憊則比干受害其已驗者也反掉一句最峭○先

說不是憊後仍說入憊口鋒甚快

不遭時則不得不憊與世推移之道也

孔子窮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左據槁木右擊槁枝而歌

焱氏之風有其具

有枝

而無其數

而無

有其聲

有歌

而無宮角

主不

律木聲與人聲犁然音釋然如犁田者其土澤然也有當於人心顏回端拱環

旋目而窺之仲尼恐其廣己而造大也恐其廣己而至於過大愛己而造

哀也愛己而至於過哀此皆不能處窮之弊○先叙二句法奇曰回無受天損易無受人益

難無始而非卒也人與天一也四語構甚其解在下夫今之歌者其誰乎

一任自然回曰敢問無受天損易仲尼曰饑渴寒暑窮桎不行

非我歌也天地之行也皆天地流運物之泄也運動萬物而發泄難已者言與之偕

逝之謂也吾惟順化與之偕往而已爲人臣者不敢去之臣受君命理不執

臣之道猶若是而況乎所以待天乎然則天命我以窮不得不

所以無受何謂無受人益難仲尼曰始用四達進之時即四達

天損易也何謂無受人益難仲尼曰始用四達進之時即四達

而無爵祿並至而不窮人益物之所利然不過乃非己也分無

與吾命有在外者也乃吾之氣數偶有通於外者也君子不爲盜賢人不爲竊

吾若取之何哉虛叨爵祿無異盜竊此君子所取哉故曰鳥莫知智於

鷓鴣

也燕

目之所不宜處不給視雖落其實口啣棄之而走其

人也而

謂諸人

言人也言人

社稷存焉爾

但以託居在此耳非有所貪也

之柄人操之人以益我鮮不謂榮故貪戀無已曾鷓鴣之不若

也惟君子乃知於所性無加耳此所以無受人益難也○孔子

言貧而無怨難富而無驕何謂無始而非卒仲尼曰化其

易此處卻如此說極有味何謂無始而非卒仲尼曰化其

而不知其禪之者不知誰為繼禪之端焉知其所終焉知其

所始正以待之而已耳惟守正以聽變化之自然可見瓊會之

所以無始何謂人與天一邪仲尼曰有人天也有天亦天也

而非卒也天皆天為之人之不能有天性也性分有所加損故也聖人晏

然體逝而終矣其身又惡有以已與天抗者耶此所以人與天

也一

四節無一語及陳蔡之事然分四節讀之陳蔡之窮已不啻

如浮雲過空矣○四句之義一句妙一句說到無始而非卒

目前所值不過電光一閃耳說到人與天一身同造化轉如逝水更有何點塵爲累邪此等處俱領畧不盡。孔子陳蔡一事一篇中凡三引之話端各別俱爲處世之微言又俱道著根本處蓋道無二用牽著便是這裏也

莊周遊乎雕陵之樊

雕陵名樊虞人之園

覩一異鵲自南方來者翼廣

七尺目大運寸

可同

感周之類

類過而集於栗林

樊內栗木之林莊周

曰此何鳥哉翼殷

廣也

不逝

集栗林也

目大不覩

感人類也意有所戀逐故如此褰裳

躩步執彈而畱之

畱伺便也

覩一蟬方得美蔭而忘其身

螳螂執翳

臂也螳螂臂大舉則自蔽故曰執翳

而搏之

見得而忘其形異鵲從而利之見利

而忘其真

失其常性故不逝不覩

莊周怵然曰噫物固相累二類相召也

蟬召螳螂螳螂召鵲皆自招害也

捐彈而反走虞人逐而誅之

爲壽其樊也此

妙莊周反入三月不庭

庭不來

且蘭

周之弟子從而問之夫子何爲

問甚不庭乎莊周曰吾守形而忘身觀於澗水而迷於清淵言鵲之逐利而自反招虞人之辱且吾聞諸夫子曰入其俗從其俗言不當違俗犯人之所禁今吾遊於雕陵而忘吾身異鵲感吾類遊於栗林而忘真栗林虞人以吾爲戮吾所以不庭也

接連寫出數層妙境使人有目不及眨之趣蟬一層螳螂一層異鵲又一層已數累之上矣又轉出虞人逐諄一層收入當身如窮幽陟險之後又轉一勝真文家樂事也○方見利於前不知已召害於後輾轉相生各不自悟可見人在世間方寸中偶爾一動便是無數倚伏之機尙可以妄萌一念少生一事乎故虛己無爲道未有踰焉者也

陽子之宋

列子作楊朱

宿於逆旅逆旅人有妾二人其一人美其一人惡惡者貴而美者賤陽子問其故逆旅小子對曰其美者自

美

彼自以爲美

吾不知其美也其惡者自惡

彼自以爲惡

吾不知其惡也

陽子曰弟子記之行賢而去自賢之行

去聲不自矜也

安往而不愛哉

有一我見橫在胸中涉世皆面牆矣莊子反覆致警蓋爲普

天下人最深病根只在於此此根未除種種惡習生發種種

禍機踏動矣莊子欲爲拔去則道德之鄉不遠矣

南華經解卷二十終

南華經解 外篇

句曲宣 穎茂公著

新建吳坤修刊
鍾祥胡志章校

田子方

第一段引出一真字以後逐段都發此意。人皆取其糟粕遺其精華徇其迹相亡其神理道何自明於天下乎夫道之妙不可以名言不可以指測惟悟真者得之。○要寫真字既不可名言指測故通篇止借遺言遺事忽影忽視使紙上恍惚可觀但不知何處得這許多妙事妙言萃爲玄屑之數也。可知大半莊子自造不是現成文字○真字便是孔門誠字誠者一也如神也物之終始也無息也無倚也無聲無臭也了此數句便盡此篇之義可惜學者先不識誠字無怪其以南華爲彼家言矣

田子方侍坐於魏文侯數稱然工人文侯曰谿工子之師邪子

方曰非也無擇之里人也

無擇子方之名

稱道數當故無擇稱之文侯

曰然則子無師邪子方曰有曰子之師誰邪子方曰東郭順子

文侯曰然則夫子何故未嘗稱之

看他節次引入

子方曰其爲

人也真

止此一字已畢

人貌

貌雖人貌

而天心則虛

虛緣順而葆真

養吾清而

清皆寫此字耳

容物又能力無道正容以悟之

不待言責使人之意也

消

不肖之心自消蓋真意所貫徹也○順子之真如此

無擇何足以稱之名也

文侯儻然終日不言

皆自失貌

召前立臣而語之曰達矣全德之君

子始吾以聖知

智

之言仁義之行爲至矣吾聞子方之師吾

形解而不欲動

然口鉗而不欲言

吾所學者真土梗耳

皆土梗也

夫魏真爲我累耳

從數稱說到無稱純用輕筆引起有態有境止要點一真字

溫伯雪子適齊舍於魯魯人有請見之者溫伯雪子曰不可吾

聞中國之君子明乎禮義

習於未學而陋於知人心本體

吾不欲見

也至於齊反舍於魯是人也又請見溫伯雪子曰往也斯見我

今也又斯見我是必有以振我

猶起予

也出而見客入而歎明日

見客又入而歎其僕曰每見之客也必入而歎何邪曰吾固告

子矣中國之人明乎禮義而陋乎知人心昔頃之見我者進退

一成規一成矩從容一若龍一若虎其諫我也似子其道

同導

我也似父

形容其明禮義而不知人心俱用賴語

是以歎也仲尼見之而不言

此句緊接

此句

妙子路曰吾子欲見溫伯雪子久矣見之而不言何邪仲尼曰

若夫人者目擊而道存矣

目觸之而已知道在其身

亦不可以容聲矣

何處復著

雪子口中寫得豎儒可笑

李太白嘲魯儒頗得此意

夫子之於雪子則以

真遇真也

顏淵問於仲尼曰夫子步亦步夫子趨亦趨夫子馳亦馳夫子

奔逸絕塵而回瞠若乎後矣

絕塵則無迹可尋矣皆以馬喻

夫子曰回何謂邪

曰夫子步亦步也

猜者字

夫子言亦言也夫子趨亦趨也

猜者字

夫

子辯亦辯也夫子馳亦馳也

猜者字

夫子言道回亦言道也

猜者字

及奔逸絕塵而回瞠若乎後者夫子不言而信不比而周

無器

不用規矩

而民蹈乎前履道而不知所以然而已矣

至此則神速也

仲尼曰惡

嘆辭

可不察與夫哀莫大於心死而人死亦次之

則心死則滯

於迹不能與造化同體其可哀甚於人死也

日出東方而入於西極

以日喻萬物莫

莫

不比方

從日爲方向

有目有趾者待是而後成功

凡事俱以是爲作也

是出則

存也

是入則亡

晷沒也日之出入無停替而人依之如此

萬物亦然有待也而死

有待也而生

待造化之出入爲存亡也

吾一受其化而成形而不

化以待盡

付我之形

效

感物而動

日夜無隙

而不知其所終

化

機之在吾心者

則無窮

然成

分明有

知命者

不能規於前

而神

神運不息而無窮

然成

分明有

知命者

不能規於前

而神

化

化之速雖知命者

丘以是

曰徂

蓋心之妙運與化爲體者如此

不能規之於前

一交臂而失之

乃轉盼已不可

有之

吾終身與女

與汝言無

一交臂而失之

非故我

不可

不

哀與

日徂如此

女

殆著乎吾所著也

耳明於吾所顯著之迹

彼所已盡矣

所著者忽已過去

唐肆也

馬未嘗不歷唐肆然頃刻過去

而女

求之以爲有是求馬於

馬未嘗不歷唐肆然頃刻過去

路肆市

於是我因回原以馬喻故亦即馬言之其旨精甚唐中

肆也

吾服女

也甚忘女

服吾也亦甚忘

人俱在日徂之

中吾與汝本無可

雖然女

執過去都即成忘

雖然女

汝

奚患焉

雖忘乎故吾吾有不忘者

存故吾去而新吾又生無頃刻留亦無頃刻熄也則時時有吾

正是觀面相呈妙絕妙絕此等

一篇舊解都不知作何語可嘆

可見者道之迹滯於有方者也不見者道之真流而不息者

可嘆

可見者道之迹滯於有方者也不見者道之真流而不息者

可嘆

可見者道之迹滯於有方者也不見者道之真流而不息者

可嘆

可見者道之迹滯於有方者也不見者道之真流而不息者

可嘆

可見者道之迹滯於有方者也不見者道之真流而不息者

可嘆

可見者道之迹滯於有方者也不見者道之真流而不息者

可嘆

可嘆

也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以爲言天地之化機可以爲言一
心之妙運可總一道也此段發洩此義大聖大賢相對微言
第二三輩不能說亦不能聽者也○天下一事一義一時一
義稍有遲留便不相及此何以故造化本無停聖人心便須
相肖也唯聖人心卽化化卽心同在活潑潑地所以轉盼非
故而放於日新也解得義之與比一句便是此處了悟學人
孔子見老聃老聃新沐方將被髮而乾音熱然熱音執不動貌似非人
孔子便而待之少焉見曰丘也眩與其信然與先作格曳向者先生
形體掘若槁木似造物離人而立於獨也老聃曰吾遊心於物
之初物之初無物之際也遊心於物無物之際也孔子曰何謂邪曰心困焉而
不能知無物之際也口辟焉而不能言欲言之而嘗爲女汝議乎
其將將言且然而未至陰肅肅至陽赫赫肅肅出乎天赫赫發
其將必之義謙詞也

乎地

陰陽互爲其根也

兩儀交通成和而物生焉或爲之紀而莫見其

形消息滿虛一晦一明日改月化日有所爲而莫見其功生有

所乎萌死有所乎歸始終相反乎無端而莫知乎所窮

有個王宰正所謂物之初也非是也且孰爲之宗

宗在物初人奈何孔子曰請問遊是老聃曰夫得是

是字俱指物初至美至樂也得至美而遊乎

至樂謂之至人

未語之先歌詠之孔子曰願聞其方曰草食之獸不疾

也易也也藪水生之蟲不疾易水行小變而不失其大常也

變易而不失吾水草之常喻喜怒哀樂小變不入於胸次

不失夫天人不以變態亡其真常喜怒哀樂也

下也者萬物之所一也

萬化不得其所以同焉

與真一則四

支百體將爲塵垢而死生終始將爲晝夜而莫之能滑而況得

喪禍福之所介

際乎真常超寄矣棄隸者官若棄泥塗知身

貴於隸也

極言變未始有極極言常也

夫孰足以患心

則逍遙之矣

己爲道者解乎

此惟既履道

者知

孔子曰夫子德配天地而猶假

俗本誤作偃字

至言常變不失以修

心古之君子孰能說焉

說當作脫言不能外也

老聃曰不然夫水之於洿

也

洿音勾水激行也

無爲而才自然矣

水無所作爲惟順其才之自然而已

至人之於德

也不修

無心於修

而物不能離焉

體物而不可遺

若天之自高地之自厚曰

月之自明夫何修焉孔子出以告顏回曰丘之於道也其猶醯

雞與

醯雞蟻也醯醢也醢中無所見

微夫子之殺吾覆也吾不知天地之大全

也

大全二字妙國圖一個即天地也即萬物之所一也二句勿泛讀過

物初則無物也無物之際宗主在焉卽真是也遊之方在小

變而不失大常夫變也者物態不啻有萬也常也者天下不

出於一也知萬物爲一而得一則自不以變失常矣卽葆真

是也末後并用功之迹都掃去所以爲真人

莊子見魯哀公哀公曰魯多儒士少爲先生方

比者莊子曰魯

少儒哀公曰舉魯國而儒服何謂少乎莊子曰周聞之儒者冠

圓冠者知天時履句

音鉤

屨者知地形緩佩玦者

緩步佩玦

事至而斷

君子有其道者未必爲其服也爲其服者未必知其道也公固

以爲不然

言公如不信

何不號於國中曰無此道而爲此服者其罪

死於是哀公號之五日而魯國無敢儒服者獨有一丈夫儒服

而立乎公門

誰耶

公卽召而問以國事干轉萬變而不窮莊子曰

以魯國而儒者一人耳可謂多乎

應轉少字

獨有一丈夫蓋眞儒也其人爲誰非吾夫子不足以當之夫

子爲哀公時人莊子蓋寓言特尊吾夫子一人爲眞儒也何

以知其寓言莊子與梁惠王齊宣王同時何由得與魯哀公

相見耶一部莊子大半皆此類也

百里奚爵祿不入於心故飯牛而牛肥使秦穆公忘其賤與之

政也有虞氏死生不入於心完康發井是也故足以動人成邑成都師錫帝禪

一個爵祿不入於心一個死生不入於心皆完其真也○無

心於爲而獲應如此則知有心於爲者之拙矣

宋元君將畫圖眾史皆至史畫工受命受命揖而立舐筆和墨此將畫者在

外者半此不能畫者有一史後至者儻然儻音坦不趨受揖不立

因之舍公使人視之則解衣槃礴旋舞解衣見形也自得字妙出自意外也羸解衣見形也羸字妙出自意外也曰可矣是真畫者也

曰可矣是真畫者也

真畫師不在於筆墨之間學道人奈何不求爲真儒而以文

物爲宗師乎

文王觀於臧地名見一丈夫釣分明而其釣莫釣又似意非持其

釣不是執釣有釣者也別有常釣也卽不執竿亦釣也連下文

釣魚以爲釣有釣者也別有常釣也卽不執竿亦釣也連下文

王欲舉而授之政

蓋亦象外過之

而恐大臣父兄之弗安也欲終而釋

之而不忍百姓之無天也於是旦而屬諸大夫曰昔者寡人夢

見良人黑色而頤

同髯乘駟馬而偏朱蹄號曰寓而

爾政於臧丈

人庶幾乎民有瘳乎諸大夫蹙然曰先君王也文王曰然則卜

之諸大夫曰先君之命王其無他

他疑又何必

卜焉遂迎臧丈人

而授之政典法無更偏令無出三年文王觀於國則列士壤植

散羣

不復有黨長官者不成德

不自居功缺

四竟

恐大小異式不敢入竟內列士壤植散羣則尙同也長官者不成德則

同務也缺斛不敢入於四竟則諸侯無二心也

疑是註語○典

法無更偏令無出是其

文王於是焉以爲太師北面而問曰政

無爲也而感應若此

可以及天下乎臧丈人昧然而不應泛然而辭朝令而夜遁終

身無聞

以有心爲政則不足爲也顏淵問於仲尼曰文王其猶未邪

以德未足

以信人

牛獻園

同書至聖卷下

六

一

六

一

六

一

六

邪又何以夢爲乎仲尼曰默汝無言夫文王盡之也而又何論

刺焉彼直以循斯須也

循百姓一時之情以取信耳

一丈夫者分明是太公也其釣也有不釣之釣故其爲政也亦有不爲之爲是真太師也公佐武王開國於齊何有夜遁之事蓋借此以跌明有心爲政者之非也

列御寇爲伯昏無人射引之盈貫

滿

措杯水其肘上

前手直而平可置杯

水於上發之句

適矢句○一復沓句○第二矢已復在沓將放

言定也

利於放弦者也

方矢句○第二復寓句○第三矢又已寄在

手食中無名三指

矢方去

復寓句○第三矢又已寄在

利於放弦者也

當是時猶象人也

不動如木偶

伯昏無人曰是射之射非不射之射

也

也

也

也嘗與女

試

登高山履危石臨百仞之淵若

汝

能射乎於是

也

無人遂登高山履危石臨百仞之淵背趨巡足二分垂在外

面

面

面

面

面

高山背臨深淵遠巡退足以三分計揖御寇而進之御寇伏

之二分垂在虛空駭絕之事妙絕之文

揖御寇而進之御寇伏

揖御寇而進之御寇伏

揖御寇而進之御寇伏

揖御寇而進之御寇伏

之二分垂在虛空駭絕之事妙絕之文

揖御寇而進之御寇伏

揖御寇而進之御寇伏

揖御寇而進之御寇伏

揖御寇而進之御寇伏

揖御寇而進之御寇伏

地汗流至踵伯昏無人曰夫至人者上闕青天

下潛黃泉揮斥

八極

神氣不變今女

汝怵然有恇目之志

目爲恇目爾於中也殆矣夫

太公有莫釣之釣無人有不射之射射以神定爲主妙如御

寇猶技也必如無人則進於道矣○寫無人登高臨淵險極

嚇極此際四邊無倚非真全者其孰能之

肩吾問於孫叔敖曰子三爲令尹而不榮華三去之而無憂色

吾始也疑子今視子之鼻間栩栩然

微適貌鼻踵息而不知有養之意也妙句

子之

用心獨奈何孫叔敖曰吾何以過人哉吾以其來不可卻也其

去不可止也吾以爲得失之非我也

外物

而無憂色而已矣我

何以過人哉且不知其在彼乎其在我乎

不知可貴者在我乎

彼邪亡乎我

若在令尹在我邪亡乎彼

若在令尹無與

方將躊躇方

將四顧

悠然

何暇知乎人貴人賤哉仲尼聞之曰古之真人知

者不得說

悅

美人不得濫盜人不得刼同伏義黃帝不得友

死生亦大矣而無變乎已況爵祿乎若然者其神經乎大音山

而無介

石不得礙也

入乎淵泉而不濡水不得沾也處卑細而不憊貧賤不得

而病也

充滿天地既以與人已愈有

其充滿如此○五句又極言之

孫叔敖得真人之意矣孔子因而廣之

楚王與凡君坐少焉楚王左右曰凡亡者三

五字作一句讀

凡君曰凡

之亡也不足以喪吾存

妙妙吾所存者真也

夫凡之亡也不足以喪吾存則

楚之存不足以存存

轉筆止一反撲甚於熱喝矣

由是觀之則凡未始亡而

楚未始存也

愈轉愈妙

真存者無一亡也真亡者無一存也存亡在我豈以國哉○

連下三轉峭宕無比其快又如風○散散叙十一段話說段

段精微段段閃爍一再讀之耳目心思之外隱隱如有所遇

南華經解卷二十一終

南華經解

外篇

句曲宣 頴茂公著

新建吳坤修刊
鍾祥胡志章校

知北遊

此篇摹寫道妙只是一無在全部爲直指奧窔之文然其虛

明解脫已曲盡文家襯射之妙矣

知

知識也

北遊於玄水之上登隱

音焚隱然

之丘

知本不

道者然

北遊於玄水之上登隱

音焚隱然

之丘

知本不

爲謂焉

無謂也又託一個人名知謂無爲謂曰予欲有問乎若

音焚隱然

之丘

知本不

汝何思何慮則知道何處

居何服事則安道何從何道

音焚隱然

之丘

知本不

道

故作粗三問而無爲謂不答也非不答不知答也

音焚隱然

之丘

知本不

得問反於白水之南

白水南方皆昭著之處求

音焚隱然

之丘

知本不

萬言狐疑

而覩狂屈焉

狂屈相也又託一個人名不拘迹

知以之

猶言也

問乎狂屈狂屈曰

唉

音哀嘆聲

予知之將語若

幾落名言不如

中欲

帝宮者主宰

言而亡其所欲言

名言也

不可

知不得問反乎帝宮

帝宮者主宰

宮寓言方

寸見黃帝而問焉

也見黃帝而問焉

黃帝而問寓言求諸心也

黃帝曰

無思無

慮始知道無處無服始安道無從無道始得道

皆言自然

知問

黃帝曰

無思無

慮始知道無處無服始安道無從無道始得道

黃帝曰我與若

汝

知之彼與彼

無爲謂

不知也其孰是邪

四者

黃帝曰

彼無爲謂真是也

本然狂屈似之

合道我與女

黃帝曰彼無爲謂真是也

本然狂屈似之

我與女

汝

終不

近也

以有知

夫知者不言言者不知故聖人行不言之教

數句

大指下文

道不可致德不可至仁可爲也

仁義近

義可虧也

則

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

禮則浮文

故曰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

去之可也

禮相僞也

是助僞也

者曰損

去

損之又損之

絕義

以至於無爲無爲而無不爲也

體

華

損之又損之

去

損之又損之

者曰損

去

損之又損之

絕義

以至於無爲無爲而無不爲也

體

華

損之又損之

去

損之又損之

者曰損

去

損之又損之

絕義

以至於無爲無爲而無不爲也

體

華

損之又損之

去

損之又損之

者曰損

去

損之又損之

絕義

以至於無爲無爲而無不爲也

體

華

損之又損之

去

損之又損之

者曰損

去

損之又損之

絕義

以至於無爲無爲而無不爲也

體

華

損之又損之

去

損之又損之

者曰損

去

損之又損之

絕義

以至於無爲無爲而無不爲也

體

華

損之又損之

去

損之又損之

是如今已爲物也

朴散而爲器矣

欲復歸根

於道反

不亦難乎其易也其唯

大人乎

大人則自然照焉也

生也死之徒死也

生之始孰知其紀

生死循環無窮

人之生氣之聚也

聚則爲生散則爲死

若死生爲徒

與死生爲一氣

又何患

任其屈伸可也

故萬物一也

言萬物之死生總一氣也

是其所美者爲神奇

死也

以生爲神

其所惡者爲臭腐

以死爲臭腐而惡之

臭腐復化爲神奇

生也

奇而美之

神奇復化爲臭腐

生也死

故曰通天下一氣耳

然則何所用其美惡之心哉

聖人故貴一

以上皆古道也

知謂黃帝曰吾問無爲謂無爲謂不應

我非不應我不知應我也

吾問狂屈狂屈中欲告我而不我告

汝

若知之奚故不

非不我告中欲告而忘之也今予問乎若

汝

知之奚故不

近黃帝曰彼其真是也以其不知也此其似之也以其忘之也

近于無知

予與若

汝

終不近也以其知之也

看他言道之後又繳明大旨道本不容言也

狂屈聞之以黃帝爲知言

結句冷然無爲謂終於無言妙

道在於無有心則非故知最言道也。今知而涉乎玄境則與道遇矣。故遺無爲謂也。遭之而未能得。仍求言之者。蓋習相未捐。所謂身在此山中。不識廬山真面目也。反於著察之地。生其狐疑。是知之本色。又問狂屈。則是不能得乎上而求其次也。求其次而又不能得。乃反求於心。是又其次也。甚矣知之難與於道也。○知者心之所出。然心無所不涵。故反求乎心。而黃帝能言道也。道非言不明。究竟道不在言。故末段仍歸到無言者。是道忘言者。似道而黃帝之言。道與知之求言終不近道也。○如此一篇大文字。止是把知者不言三句演作一幅畫圖耳。莊子欲寫難明之道。不得已而出爲妙想。成此境界。後宋子虛烏有毛穎墨君等作紛紛不已。不知其有何不得已邪。○看他末後收煞。明言是者以其不知終不近者以其知之便曉得劈頭用知字託名之故。○心雖能涵

道然終是與知一類故打并在知一邊同說個不近也

天地有大美而不言

利及萬物不言所利

四時有明法而不議

氣候明分不須擬議

萬物有成理而不說

各有成性不待解說

聖人者原天地之美而達萬物

之理是故至人無爲大聖不作觀於天地之謂也

下文皆寫天地化物之道

明其當觀法也

今彼

天地

神明至精與彼

物

百化

言天地以神明至精生百物下詳言之

物

已死生

如此異變

方圓

如此異象

莫知其根也

卻不測其所以然

扁

同

然而萬物

自古以固存

雖莫知而無物不有無時不然

六合爲巨未離其內

天下以此一升降變化日新

陰陽

之成體

大無外小無間

天下莫不沈浮終身不故

一降變化日新

四時運行各得其序

以此不爽

惛然若亡而存

油然不形而神

萬物畜而不知此之謂本根

以上皆極寫根本又費又隱

可以觀於天矣

根本如此此至人聖人所以觀於天地而無事爲作也

極寫道之用至費體至隱無非自然○就觀天言之者天卽

道也

齧缺問道乎被

按

衣被衣曰若正女

漢

形靜

一女視

神

天和將

至

則和氣

攝女知

心

一女度

氣

神將來

舍

則神

明德將

爲女美

道將爲女居

自然有

女瞳然

有

如新生之犢

無知

而無

求其故

勿容心推測往迹

言未卒齧缺睡寐

境妙

被衣大說

悅

行歌而去

之

妙

曰形若槁骸

心若死灰

真其實知

不以故自持

媒媒

同

晦

晦無心而不可與謀

叶音迷彼既無心

彼何人哉

叶音齧骸灰

持謀

哉一叶

寫兩人相悅以解神境俱絕

○被衣前所言者學道之功後

所歌者有道之象未嘗一字言道然滿眼都是道機矣

舜問乎丞

官名

曰道可得而有乎曰女

汝

身非女有也

既然奪去

女何得有夫道舜曰吾身非吾有也孰有之哉曰是天地之委

女何得有夫道舜曰吾身非吾有也孰有之哉曰是天地之委

語

女何得有夫道舜曰吾身非吾有也孰有之哉曰是天地之委

語

女何得有夫道舜曰吾身非吾有也孰有之哉曰是天地之委

語

女何得有夫道舜曰吾身非吾有也孰有之哉曰是天地之委

語

女何得有夫道舜曰吾身非吾有也孰有之哉曰是天地之委

語

女何得有夫道舜曰吾身非吾有也孰有之哉曰是天地之委

語

形也生非女有是天地之委和也性命非女有是天地之委順

也孫子非女有是天地之委蛻也

形相補故曰蛻

故行不知所往處

不知所持食不知所味是天地之彊陽氣也

彊陽就氣之健動處言之

又胡

可得而有邪

又倒插個非有

委字妙妙造化流而不息偶爾委寄便成一物未幾又復歸

還如委任者暫以相付終非我有也○如此痛揭方使學道

人懸空解脫夫焉有所倚

孔子問於老聃曰今日寡聞敢問至道老聃曰汝齋戒疏淪而

爾心澡雪而爾精神掊擊而爾

知夫道窅然難言哉

此句先將道破

爲汝言其崖畧

邊崖大畧

夫昭昭生於冥冥有倫生於無形

二句提起精神

神生於道形本

質生於精而萬物以形相生

本由道生精神精

乃以

形相故九竅者胎生八竅者卵生其來無迹其往無崖無門

知不

生也

生也

知不

所無房

所不知

四達之皇皇也

大通

邀於此

道者

四枝

同股

彊思慮

恂達耳目

聰明

其用心不勞

其應物無方

天不得不高

地不得

不廣日月

不得

不行萬物

詞甚見道

且夫博之

不必知

道不

辯之不必

慧

道不

聖人以

已

之難言也

且夫博之

不必知

道不

辯之不必

慧

道不

聖人以

已

斷之矣

聖人決不

夫益之而

不加益

損之而

不加損

者

分定

聖

人之所保也

聖人所保也

淵淵乎

深

其若海也

魏魏乎

大

其終

則復始也

運量萬物

而不匱

深大莫測

故爲

則君子之

道彼其

此乃天地

外與

君子參贊之

萬物皆往

資焉而不

匱

此其道與

此乃天地

外與

此乃天地

外與

功猶在物外

萬物皆往

資焉而不

匱

此其道與

此乃天地

外與

此乃天地

外與

道也又一束作

萬物皆往

資焉而不

匱

此其道與

此乃天地

外與

此乃天地

外與

言道居不見之地

萬物皆往

資焉而不

匱

此其道與

此乃天地

外與

此乃天地

外與

寄迹也下文又

萬物皆往

資焉而不

匱

此其道與

此乃天地

外與

此乃天地

外與

就人身言之

萬物皆往

資焉而不

匱

此其道與

此乃天地

外與

此乃天地

外與

陰陽處於天地之間

萬物皆往

資焉而不

匱

此其道與

此乃天地

外與

此乃天地

外與

姑且爲

萬物皆往

資焉而不

匱

此其道與

此乃天地

外與

此乃天地

外與

人耳

萬物皆往

資焉而不

匱

此其道與

此乃天地

外與

此乃天地

外與

暗醜聚氣也言人生雖有壽夭相去幾何須臾之說也矣足爲

不遇偶爾聚氣之物雖有壽夭相去幾何須臾之說也矣足爲

堯桀之是非何足分是非然者相去不遠聖人遭之而不違順

難能者所以相齒其所以然者相去不遠聖人遭之而不違順

過之而不守推調和而應之德也偶然而應之道也爲無心乃帝

之所與王之所起也人倫之責莫大於帝王然應帝王人生天

地之間若白駒之過卻忽然而已注然勃然興起莫不出焉

生油然溲然莫不入焉已化而生又化而死生物哀之

人類悲之對死者言曰生物解其天駿墮其天袞哀之悲之卻

穀如天以發髮拘之今死則如解發墮袞紛乎宛乎復約束宛

也墮音揮同縶發弓義養衣囊取譬精絕紛乎宛乎復約束宛

於象外魂魄將往乃身從之乃大歸乎化如久客之赴於家不

爲快樂反爲哀悲乎上用出入二字代生死字原妙○不形之

又一束以上言人身之昭昭有倫者不過道之寄迹也

形所自出形之不形形者不是人之同知也非將至之所務

也非將至於道者所務也不形之形形之二句即昭昭生
於冥冥有形生於無形二句也乃云非將至者所務蓋欲并
掃去此一番話此眾人所同論也彼至則不論論則不至明見
頭如下所云也

無值

明見者不

辯不若默道不可聞聞不若塞

以聞爲道不如充耳此之

謂大德

總是說道窅然耳夫道窅然難言哉一句便盡矣下用昭昭
二句一提遂詳言萬物之化一本於無形之道作二小段更
遞入人生之形莫非暫假此無形之道亦作二小段蓋道之
窅然亦既明矣雖然如此數陳不疑於窅然之不難言乎未
一轉急收到同知之論非至者所務則道之不客言又明矣
東郭子問於莊子曰所謂道惡乎在莊子曰無所不在東郭子
曰期指其而後可莊子曰在螻蟻曰何其下邪曰在稊稗曰何
其愈下邪曰在瓦甓曰何其愈甚邪曰在屎溺東郭子不應莊

子曰夫子之間也固不及質

莊子自謙東郭問已固不正獲之

問於監市履狶也每下愈況

正獲司射之官儀禮云大射任而

監市之職系而能驗輕重者是每下也然其所知之數愈明顯

矣況者顯譬也職家之臂則可知其肥瘠至今屠家猶常能之

莊子既自謙不足取正然譬如正獲下問女汝唯莫必無乎逃

子監市其事雖卑下而所知乃有愈明者

物言汝不須期定何者是道至道若是不在無大小亦然汝以我

為瑣小不知雖大言周徧咸三者異名同實其指一也周徧咸

之亦與四者同耳

指大言小言異辭一

嘗相與遊乎無何有之宮同合而論無所

道取譬妙苑解頤

終窮乎之遊心於虛際則見道嘗相與無為乎澹而靜乎漠而清

乎調和而閒乎此淨心之誼也寧已吾志句無往焉而不知其

所至去而來不知其所止吾已往來焉而不知其所終心靜之

已寂寥果往來於彷徨乎馮闕廓也虛大知入焉而不知其所

道中而無終窮也

弱物物者主宰乎物與物無際物之所在即道之而物有際者

所謂物際者也

道與物無際而一物各有邊際者所謂物際而已不可以言道也

不際之際

若

則本無際而

際之不際者也

雖見於所際而

謂盈虛衰殺也

此

見於所際

彼為盈虛

際非盈虛

彼為衰殺

際

也彼道

非本末

際不

彼為積散

際

非本末

彼為積散

際不

非積散也

際

寫道體無在無不在而無在

潑撒則當前徧滿膠著

則毫無寬處如此披揭何啻晨鐘

此段乃知是

莊子座餘

何處是佛乾屎橛之語讀

阿荷甘

人姓名

與神農同學於老龍吉神農隱几闔戶晝瞑

荷甘日中夢

莊昌者切又音查

戶而入曰老龍死矣神農隱几擁

杖而起曝然

放杖聲

放杖而笑曰天

而死已矣夫子

龍老

無所發予之狂言

龍

未嘗振發

而死矣夫弁

弔聞之曰夫體道者天下之君子所繫焉

今

於道秋毫

之端萬分未得處一焉

析秋毫之端爲萬分猶未得處一極言其少也

而猶知知老藏

其狂言而死又況夫體道者乎

道本不在於言也

視之無形聽之無聲

於人之論者謂之冥冥

論者終不能明道也

所以論道而非道也

極寫言論非道

於是泰清

託問乎無窮

託曰子知道乎無窮曰吾不知又問乎

無爲

託無爲曰吾知道

曰子之知道亦有數乎曰有曰其數若

何無爲曰吾知道之可以貴可以賤可以約可以散此吾所以

知道之數也泰清以之

此言也問乎無始

託曰若是則無窮之

弗知與無爲之知孰是而孰非乎無始曰不知深矣知之淺矣

弗知內矣知之外矣於是泰清中

仙字

而歎曰弗知乃知乎知

乃不知乎孰知不知之知無始曰道不可聞聞而非也道不可

見見而非也道不可言言而非也知形形之不形乎道不當名

無始曰有問道而應之者不知道也雖問道者亦未聞道道無

問問無應無問問之是問窮也終無可答無應應之是無內也中未

以無內待問窮若是者外不觀乎宇宙內不知乎大初是以不

過乎崑崙不遊乎太虛崑崙至高過此然後絕塵方能遊乎太虛

語意最明○道在虛無塵見未超無怪有物相隔也不過崑

崙則不遊太虛妙語創獲

光曜託名○即此問乎無有設想便妙曰夫子有乎其無有乎光曜不

得問而孰同視其狀窅然空然無無之狀終日視之而不見聽之而

不聞搏之而不得也虛空光曜曰至矣其孰能至此乎予能有

無矣有曜無實是虛空而未能無無也未能若竟無之為無也及為無有矣及

無而猶未何從至此哉何從至于此

光曜近於無矣然猶有可得而觀故向無有問之人何日不

在無有中習焉不察其有其無曾未嘗一經意者也夫子有
乎無有乎著此一問使人陡地醒眼矣不得問妙無答者也
不得問而恟恍之頃忽下數句描摹描出無字真所謂向虛
立而染墨者也昔人稱畫風畫火便爲絕技豈若此文之畫
空乎○予雖有而實無矣而未能若竟無之爲無也然則是
無而未離於有也及爲無而未離於有矣何從至於無無之
境哉數句輾側恰盡光曜身分諸解此等處亦多失之有無
中間皆須稍斷始得其解○予能有無句據其所已然及爲無有句遜其
所未足有無無有一顛一倒而句意不同是轉筆之妙也○
寫道只是一無若莊語之便是中庸末後一節文字細細讀
之自解人頤

大馬

大司馬之官

之

往捶鍛鉤劍也

劍者大司馬往鍛劍者之處也

年八十矣而不失

豪芒大馬曰子巧與有道與曰臣有守也臣之年二十而好捶

鈎於物無視也非鈎無察也神其是是用之者技假不用者也神

以長得其用十字一句據者也字於而況乎無不用者乎無事不須

神乎物孰不資焉

用處之妙在不用處不用者乃無不用者也甚矣無之貴也

冉求問於仲尼曰未有天地可知邪仲尼曰可古猶今也凡有

於無即今之未有人物而可生人物則古之未冉有失問而退

有天地而有天地其理一也蓋以目前喻之也意解明日復見曰昔者吾問未有天地可知乎夫子曰可古猶

今也昔曰昭昭然已解今日吾昧然復敢問何謂也仲尼曰昔之

昭然也神者先受之神明今之昧然也且又爲不神者求邪轉

又狗於無古無今無始無終總一氣未有子孫而有子孫可乎

迹象也子孫可自無而有天地言至理冉求未對仲尼曰已矣末應矣無可應

獨不可自無而有乎

對不以生生死不以死死生非欲以生生死此死者死生有待邪

皆有所一體皆道之自然有先天地生者物邪反喚物物者非

物也道物出不得先物也不得爲先乎物者矣猶由其有物也此

有物而猶由其有物也無已又疊一句言由此有物而推之且

推之猶由其有物也無已從一生萬而無已蓋自無生有之

如此也聖人之愛人也終無已者亦乃取於是者也聖人愛人之仁無有

已者由一心而生去亦皆取法乎

自無而有者道之所以無窮也今滿眼物事皆是自無而有

則古之天地亦是自無而有不待再思者也無之妙也如是

夫

顏淵問乎仲尼曰回嘗聞諸夫子曰無有所將無有所迎與物

而無回敢問其遊遊心何處仲尼曰古之人外化與物而內不化與物

不今之人內化心遊而外不化凝滯與物化者一不化者也竟

化者即不化者之流行耳安化安不化何有化不化之分哉不安與之相靡何可以內與

必與之莫多必知其化不化止狶韋氏之固大黃帝之圖有

虞氏之宮又湯武之室面不化之至世愈衰則愈滯于外君子之人

若儒墨者師故以是非相整傷也有為師者猶以而況今之人乎

聖人處物不傷物是非無心不傷物者物亦不能傷也唯無所傷者

為能與人相將迎遊心自然雖將之迎之無非自然也山林與

皐壤與使我欣然而樂與樂未畢也哀又繼之哀樂之來吾不

能禦其去弗能止悲夫世人直為物逆旅耳徒以身為外境哀

外化而內不化焉可悲極矣夫知遇而不知所不遇但知遇物而知能而

不能所不能知但以材能為能而不無知無能者固人之所不免

也知能無涯則有所不知夫務免乎人之所不免者乃欲勞心

盡知豈不悲哉止見其不化至言去言至為去為齊知之所知

必欲以知之所知豈見道者齊之使都無不知則淺矣之爲哉

無將迎則遊於自然矣其要止在不逐物以勞心蓋道本無際以有心與之則失也

南華經解卷二十二終